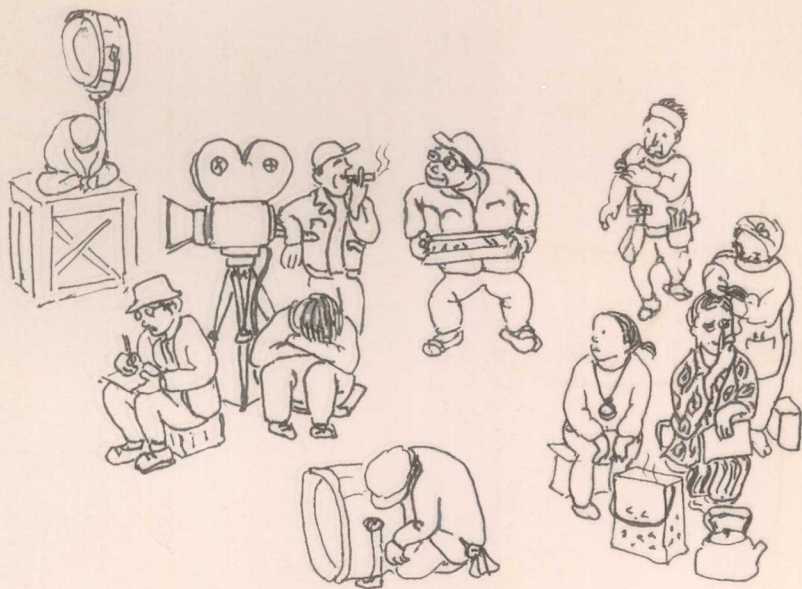




等到云

天氣待ち
与黑泽明导演在一起

[日] 野上照代 著

吴菲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等云到

与黑泽明导演在一起

[日] 野上照代 著

吴菲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等云到:与黑泽明导演在一起 / (日) 野上照代著;
吴菲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08-08708-8

I. 等… II. ①野…②吴… III. ①黑泽明(1910~1998)
生平事迹②电影史—史料—日本 IV.
K833.135.78; J90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2687 号

策划编辑 蔡 欣
责任编辑 刘宇婷 蔡 欣
装帧设计 张 布



等云到:与黑泽明导演在一起

[日] 野上照代 著 吴 菲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226 000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08708-8/1·705
定 价 28.00 元

中文版序言

通过文艺春秋出版社,我非常荣幸地得知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希望出版我的《天気待ち——監督・黒澤明とともに》(《等云到:与黑泽明导演在一起》)。我还听说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是一家富有良知的出版社。

二〇〇六年,美国的 Stone Bridge Press 出版社以“Waiting on the Weather: Making Movies with Akira Kurosawa”为题出版了本书的英文版。这个译本以译文优美而受到好评。这次又有幸迎来中译本的出版,我感到由衷的喜悦。

说来直到现在,对于黑泽先生,对于我,中国是一个既近又远的国度,也是一个我们从未造访过的国度。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得以观赏了在欧洲以及日本国内的电影节上映的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中国电影。

没有哪一种媒体能像电影那样,传达一个国家的真实,并给人带来感动。通过电影,中国的电影导演们给世界舞台吹进了新风,他们的才华令我们惊叹不已。

我听说在“二战”后,北京电影学院培养的第五代导演们——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宁瀛等人,他们都曾在学校学习过黑泽电影。而黑泽先生也在日本观看了他们的部分作品,并深感佩服。

就这样,同为职业导演的他们,正是通过彼此的作品相互激发,因此才有了不

断创作新作品的动力吧。

前不久，中国 CCTV 的摄制组为制作介绍日本电影的节目来到日本，我就黑泽电影回答了他们的提问。那位采访者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但关于一九七五年的苏联电影《德尔苏·乌扎拉》，却只字未提。

本书也记述了黑泽导演在拍摄《德尔苏·乌扎拉》的过程中，与恶劣环境苦斗的情形。

英译本出版的时候，应出版社要求，特别增加了《红胡子》之后黑泽明与三船敏郎的有关章节。本次中文译本也收录了进来。

黑泽先生毫无杂念地热爱着电影。

黑泽先生把生命的全部都倾注在了电影创作的愉悦之中。

我的这部小小的回忆录若能把导演黑泽明的善良与伟大传达给中国读者，我将为之欣慰不已。

在此，我要向为中文版的出版给予了全力支持的陈青先生、蔡欣小姐以及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的佐藤敏雄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原黑泽制作公司制作经理

野上照代

二〇〇八年九月三十日

目 录

- 中文版序言 / 1

- 第一个师父·伊丹万作 / 1
 - 信 / 3
 - 听来的回忆 / 8
 - 女无法松 / 12
 - 断章 / 16
 - 《巨人传》 / 20
 - 面对死亡 / 24

- 盆景人生·大映京都制片厂 / 29
 - 在狭小的区域之中 / 31
 - 见习场记 / 35
 - 目不斜视 / 39
 - 黑市香烟 / 44

- 女神的微笑·《罗生门》 / 49
 - 黑泽明驾到 / 51
 - 若草山的矿工小调 / 55
 - 摄影打一百分以上! / 60
 - 拍摄太阳 / 63

“底片！把底片搬出来！” / 68

幸运女神 / 73

再见了！太秦的电影人 / 77

● **东宝乐园** / 81

喷水池 / 83

场记 / 87

摄影 / 92

美术 / 98

副导演 / 103

● **往日不再——追忆《德尔苏·乌扎拉》** / 109

摄影队奔赴西伯利亚 / 111

有蜚螭有蚊子没有厕所 / 115

拿破仑的心境 / 121

冰冷彻骨的夜间摄影 / 126

达司比达尼亚，再见 / 131

● **黑泽先生与动物** / 141

虎 / 143

马 / 149

乌鸦 / 156

● **黑泽先生与音乐** / 167

指挥独演 / 169

早坂文雄 / 173

佐藤胜 / 178

武满彻 / 185

● 伤感的回忆 / 195

讣告不断 / 197

藤原釜足 / 200

伴淳三郎与左卜全 / 205

志村乔和三船敏郎 / 210

三船先生的羞愧 / 215

哀悼伊丹十三 / 218

● 黑泽组事件簿 / 227

导演·三船敏郎 / 229

联名信 / 231

胜新太郎《影子武士》换角事件 / 234

《巨人的足音》 / 243

惜别黑泽明导演 / 247

● 附录一 《红胡子》之后的黑泽明与三船敏郎 / 249

● 附录二 黑泽明年表 / 259

● 后记 / 269

● 译后记 / 271

● 出处一览 / 274

第一个师父·伊丹万作

信

在拍摄过程中为天气而等待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只要照明师大叔把放大镜按在眼睛上，望着天空说一句：“看样子一时半会儿没希望啦！”我们便可稍作休息。

一大朵云彩遮住了太阳。大家各自物色可以当坐椅的东西。小小的器材箱上竟然背靠背坐了三个大男人。曾有新人因为坐了摄影部的小三脚架而被摄影师痛骂一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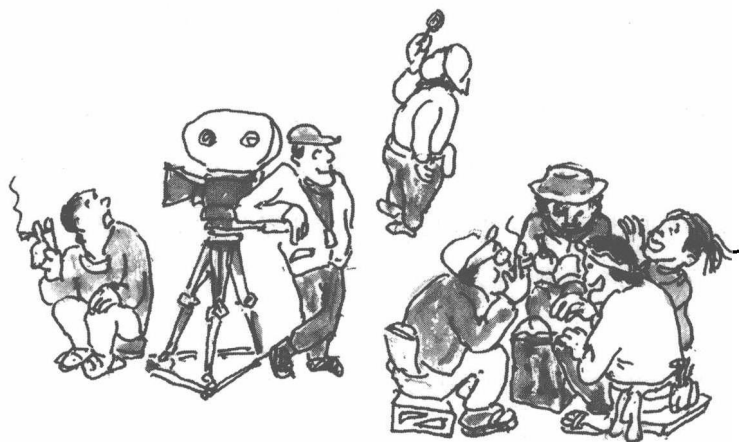
听说近来拍电影已经没有了等待天气的闲工夫。也许只有黑泽(明)摄制组还兴等待天气。黑泽组甚至有等云到的时候。有时万里无云的晴空也难以拍出理想的画面，摄影机等待的就是“那片云从山那边飘过来”的瞬间。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种奢求。所谓电影就是这么回事。

听说黑泽先生还是副导演的时候，曾去参观山中贞雄^[1]导演在露天布景下拍摄《人情纸风船》的情形。

那天的布景是带土墙仓房的批发商店街的街景，由河原崎长十郎扮演正在失业的海野又十郎，应该是他喊着“毛利大人！毛利大人！”一边递信求情的那个场景。

明明天气晴好，众人却悠然望着天空没有要开始拍摄的动静。一问才知，要等土墙仓房上空有了云朵才开拍。

[1] 山中贞雄(1909—1938)，电影导演。代表作有《人情纸风船》《鼠小僧次郎吉》等。——译者注。下同。



“等待天气”令人愉快。如今这样的景象已经很难见到了。

要说等天气时聊的话题，当然是张家长李家短之类。那是个电视上还没有娱乐新闻的年代，谁和谁关系可疑、谁和谁分道扬镳的小道消息说也说不完。还有“你是什么时候入行的？”这样涉及私人问题的话头，也会引出一段催人泪下的故事来。

关于我个人的话题大概不会有人感兴趣，我也不打算在这里作过多地披露。但有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一部电影决定了我的人生方向。

那是伊丹万作^[1]导演的《赤西蛸太》。

这部电影是昭和十一年^[2]的作品。记得我是在昭和十六年前后看的。因为听父亲说起，经济杂志《钻石》(Diamond)上的影评称赞了这部电影。记忆已不太确切，我好像是去一家名字很奇怪、叫做东京俱乐部的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那是上女中二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当时自己常常一个人去看电影。也许是因为我当时正醉心于志贺直哉，而电影的原作正是志贺直哉的短篇小说。

雨中，两把油纸伞正往前行的俯拍镜头。然后是被雨淋湿的竹雀纹屋瓦。迷路的猫一晃而过。打油纸伞的两人一边谈论着新来的赤西蛸太一边走到了平房门口。

我为日本也有这么有趣的电影而惊叹。于是迫不及待地给住在京都的伊丹先生写了一封影迷信。

意外的是，当时已经卧病在床的伊丹先生立刻回了信，还寄来一本名叫《影画杂记》(昭和十二年，第一艺文社)的著作给我。打开藏青色的封面，里页上用漂亮

[1] 伊丹万作(1900—1946)，电影导演、作家。本名池内义丰。代表作有《国土无双》《赤西蛸太》等。

[2] 即1936年。昭和年+1925即公元年。

的毛笔字大大地写着我的名字和“伊丹万作”的署名。我不由地满心欢喜。

因为这个缘由，伊丹先生与我开始了书信往来。时至今日，在我手边伊丹先生的信一封都没能保留下来。这让我比失去任何东西都觉得遗憾。

但是，那些被我反复阅读过的伊丹先生的信的内容，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我仍然可以在脑海里把信中的字字句句清晰地再现出来。

信中有这样一段：

“你的信没有错字。你写信从来不向我提要求。”

“你是我的弟子。但若要问我能教什么，我却无可作答。有个什么也不用教的弟子也不错呀。”

我的信却尽是些微不足道的内容：学校老师出了洋相、在野地里捡回一只猫后来又扔了它等等。

伊丹先生的回信有时还附着和歌。记得有一首的意思大致是“早知猫儿终被弃，当初何必捡回家”之类。信的空白处还贴着一张猫的照片，上面写着：“我家的‘手古’”。

先生的信总是写在上等铜版纸制成的稿纸上，四百字的红格纸，中间印着“伊丹用箋”的字样和先生的名字。到了物资日渐匮乏的时候，稿纸被裁成一半大小，正面和反面都密密麻麻地用铅笔写满了秀丽的片假名。

战局日渐恶化，昭和十八年二月至翌年五月，伊丹先生为了静养身体，寄居在山口县大岛郡的亲戚家中。

那些日子，写的多是对留在京都的家人的牵挂。

“今天听说京都连一根葱都要定量供应，我担忧得坐立不安。”

伊丹先生心里，尽是对亲人的切切思念。

从女中毕业后，我在上野的图书馆职员养成所接受了一年培训。昭和二十年春天，兼为躲避战火，我前往父亲的母校山口县山口高等学校的图书室工作。

我在山口迎来了战争的终结。我偶然听说一个养成所的同学结婚后去了大岛郡，于是回东京之前，我走访了大岛。大岛不大，我立刻找到了伊丹先生亲戚的家，可惜伊丹先生已经回京都去了。

我回到东京，那里正处于战后的动荡与热气相混杂的巨大漩涡之中。我投身于一家名叫《人民新闻》的报社。在这段非常时期里，我对与伊丹先生的书信往来没有留下任何记忆。

有一天，报纸上刊登了伊丹先生的一篇小文章，题为“小小的愿望”。文章开头的诗句令我感到震撼。

一碗热牛奶/和一片香喷喷的黄油吐司/是我梦寐以求的啊！/这个愿望之小/我的妻啊！嘲笑我吧！/这个愿望之卑微/我的孩子们啊！嘲笑我吧！

我久违地给伊丹先生写了信，却不见回信。不久后的一个清晨，我在报纸上得知了伊丹先生的死讯。

昭和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曾留下《国土无双》《战国气谭》^[1]等二十一部杰作的作家伊丹万作先生去世了。

在正当年的四十六岁。

[1]《氣まぐれ冠者》(1935年)。

听来的回忆

伊丹万作进入松山中学是大正元年^[1]的事。中村草田男^[2]在《回忆伊丹万作》(《伊丹万作全集2》,筑摩书房)中写道:

松山中学曾经成为漱石^[3]创作《哥儿》的素材。自大正初年起,之后约十年间大致分三期的在校生中,有一群憧憬着成为“未来的艺术家”的学生。他们为了交流思想,创办了一份名为《乐天》的校内杂志。

日后的电影导演伊丹万作的创作才华就是在这片土壤中培育起来的。

当时,同年级的同学当中有一个才子,名叫野田实。伊丹先生曾写道:“无论头脑还是人品,他都令我们钦佩和信赖。”(同前)

这位野田同学有个叫阿君的小妹。她也喜欢这个眉清目秀的兄长,小时候甚至想,长大了一定要嫁给哥哥。然而野田年纪轻轻就因肺结核病逝。阿君后来嫁给了伊丹先生。

接下来关于伊丹先生的回忆都是我最近从阿君夫人那里听来的。

野田家是松山市中村町的有钱人家。宅院四周围绕着紫藤架。每到春天,花穗长达一米的紫藤花竞相开放,把屋檐都掩盖了。在宽敞的庭院一角,有一个像动物园里那样的铁丝围成的巨大鸟笼,里头养着鹰和孔雀等等。阿君夫人说,如

[1] 即 1912 年。大正年+1911 即公元年。

[2] 中村草田男(1901—1983),俳句诗人。本名中村清一郎。

[3] 即夏目漱石(1867—1916),近代小说家。代表作有《哥儿》《我是猫》《三四郎》等。

今还会像做梦一般，恍然回想起月夜里大雁在鸟笼中飞舞的情景。

伊丹先生幼年丧母，由祖母亲手带大。母亲娘家正好位于野田家正对门，所以两家人的交往从很早就开始了。伊丹先生第一次见到阿君是在她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那时的阿君像个假小子，爱爬树，成天光着脚在田埂上乱跑。从那时起，伊丹先生就一直把阿君当做“意中人”藏在心底。

后来，伊丹先生立志当一名画家，他去到东京，为一份名叫“中学生”的杂志画插图，同时也继续学画。与伊丹先生一起学画的还有一位当年一同创办《乐天》的同学，名叫重松鹤之助，他的画作曾在展览会上得过奖。朋友们都叫他“鹤万”，鹤万是个满腔热情的年轻人。伊丹先生也被他的热情感染，在给草田男先生的信中写道：

见到重松以后，我们的交流一直不断。我发觉，在此之前我对绘画艺术的认识是多么浅薄，真叫人惭愧不已。然而无论怎样，我只有努力、努力、努力。（同前）

踌躇满志的伊丹先生与鹤万一起回到了故乡松山。目的不仅仅是继续学画，也为了看望阿君正在养病的哥哥野田。也许，对阿君的殷切思念才是最主要的动机。那是大正十一年，伊丹先生二十二岁的时候。

然而，在阿君的母亲看来，伊丹先生不过是个穷画画的。直到这位母亲去世，阿君才得以嫁给伊丹先生。

野田的病逝让郁郁不得志的伊丹先生备受打击。他告别松山来到东京府的